

活頁紙

HUOYEZHI

西貝嗜書，
每有所思，
撿紙隨就，
故名。

賈哲慧
—— 著



貴州出版集團
陽光出版社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对这个故事，后人评价说：“孙富谋夺美色，轻掷千金，固非良士；李甲不识杜十娘一片苦心，碌碌蠢材，无足道者。独谓十娘千古女侠，岂不能觅一佳侣，共跨秦楼之风，乃错认李公子。明珠美玉，投于盲人，以致恩变为仇，万种恩情，化为流水，深可惜也！”

西贝添几句。孙富小人一个，姑且不论李甲唯唯诺诺，厚脸无辱，瞧他对十娘说的话：“孙友名富，新安盐商，少年风流之士也。夜间闻子清歌，因而问及。仆告以来历，并谈及难归之故，渠意欲以千金聘汝。我得千金，可借口以见吾父母，而恩卿亦得所耳……”简直不像个人！十娘为京城名姬，聪慧过人，不知经历过多少公子王孙，到头来看上了这样一个蠢货，即使这次不被中途变卖他人，跟上这样一个现世宝，也不会善终。她骂李甲“橐中有玉，眼内无珠”，其实才是她眼内无珠，识不得李甲是个窝囊废。

西贝想起一个乡下故事。某人去集市买驴，看好货，商定价钱，付了钱，拉回家。次日方才发现那头驴有一只眼瞎。某人很气恼，牵驴找人退货。卖驴者说：“不是驴的眼睛瞎，是你的眼睛瞎。”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，玉消香殒，自作自受，不足为惜。

乔彦杰一妾破家

乔俊只因娶了美妾春香，引起了一连串的事故，最终家

破人亡。书的判词这样写道：“世事纷纷难诉苦，知机端不误终身。若论破国亡家者，尽是贪花恋色人。”

这有点儿上纲上线了。这话说得有些偏激，古今中外贪花恋色者何其多，如此下场者寥寥，倒使那些安分守己者看得眼睛发红，妒忌得要死。可谓安分守己遭磨难，杀人放火吃饱饭。

董小二一奸再奸，罪有应得，却杀出个泼皮王青，狗拿耗子，害得乔俊家破人亡。后人诗云：“乔俊贪淫害一门，王青毒害亦亡身。从来好色亡家国，岂见诗书误了人。”又将此事定罪于好色二字。警世文章，以一带面，西贝总觉不舒服。文章将诗书颂扬之至，岂知诗书误人不仅如此，贻害无穷。试问古今多少文人能摆脱一个“穷”（包括贫困、磨难等）字？

包二奶不好，贪污不好，收贿不好，趋之者若鹜。

诗书可以建邦，可以立家，可以修身，倘若没有甜头，谁人赴火？

人生苦短，放着甜头不吃，却去受苦，必是贱人！

王娇鸾百年长恨

男欢女爱本是共悦之事，不是有一句歌词吗：“爱就爱了，做就做了。”西贝添半句：负就负了。

偏偏有人不能释怀，于是选择自缢和杀人。解了心头之恨，负的却是父母和苍生。

爱情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，借用一位名人的话说：存在即为合理。

与薄情的畜生当真，赔本的只能是自己。

况太守断死孩儿

这篇小说写得走了题，既写奸情，然以况爷智断结尾，西贝疑为公案小说所改写。

言归正题，俗话说：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”“物必自腐尔后虫生。”问题的关键都出于自身。邵氏当初哀痛之极立志守寡，发誓永无他适，岂料欲念未断，掉入支助和得贵的陷阱，落得身败名裂，自取灭亡。

可见面对诱惑要持守自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此谁也不要轻易说大话，夸海口。说话处事总要给自己留有余地。

又，守寡之事在封建社会是风气，是观念；没有听说过有守鳏的，除非没有能力再娶。守寡守鳏都是陋习，从生理和人性都不可取。现在提倡黄昏恋是社会的进步。

扼杀人性的行径最让人发指。过去则是扼杀得越彻底，牌坊立得越雄伟，比白蛇娘娘身上的雷峰塔还要坚固百倍。

真是变态！



敬请关注微书店



敬请关注淘宝书店

责任编辑
申 佳
装帧设计
阳光书籍装帧·晨 皓

ISBN 978-7-5525-2972-2



9 787552 529722 >

定价 36.00元

贾哲慧 —— 著

活頁紙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活页纸 / 贾哲慧著. -- 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
2016.8
ISBN 978-7-5525-2972-2

I. ①活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4901号

活页纸

贾哲慧 著

责任编辑 申 佳
装帧设计 晨 皓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王杨宝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36103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2389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5.875
字 数 120千字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2972-2/I · 853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枕书听雨，
释绂观云。
闭牖沐心，
启户临风。

目 录

CONTENTS

Chapter 1

一生的温暖

- 石榴 / 003
- 葵花饼 / 007
- 父亲的大学 / 013
- 一生的温暖 / 016
- 走亲戚 / 020
- 记忆深处的画报 / 023
- 亲子手记 / 025
- 一只学飞的小麻雀 / 029

Chapter 2

海棠的心思

- 六棵古杨 / 035
- 一棵长在树皮上的树 / 037
- 会叫的花盆 / 039
- 海棠的心思 / 041
- 忧郁的山羊 / 043
- 一只苍蝇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/ 046
- 时间的含义 / 051
- 温暖的含义 / 053

Chapter 3

行走的河流

- 行走的河流 / 059
隰有树檉 / 063
长寿泉 / 068
舜王坪 / 071
西柏坡 / 074
尧陵 / 077
壶口 / 081
景天 / 086
游三贤洞记略 / 088

Chapter 4

活在往事中

- 幸福的痛 / 093
天使在歌唱，生命必敬畏 / 096
幸福的啤酒 / 098
活在往事中 / 101
怀揣一场冷雨 / 104
翻出心灵之衣的里子 / 107
三味书屋的温暖 / 111
女裁缝 / 114
蜀葵 / 116
异乡 / 122

西贝书话

玉玲珑 / 129

暖冬的花 / 132

梅子的梦树 / 137

生命要因为脆弱而变得坚强 / 141

——读《幸存者》手记

故乡是游子心中一道忧伤的泪痕 / 144

——读《故乡啊，故乡！》的联想

读史短札 / 149

读书杂记 / 157

《警世通言》读书札记摘抄 / 169

一生的温暖

橛 桯

橛桯，《古汉语大词典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）的解释是木块。而在我的家乡，专指那些不大的老树根。我觉得还是这个说法形象生动，更为贴切。

既然是老树根，就是说埋在土里有些年头了，木头都腐朽了。正因为腐了，火劲也就小了，恒温，耐烧，所以橛桯的最大用处就是冬天煨火。

“衲衣线粗心似月，自把短锄锄橛桯。”当满山的红叶燃成灰烬后，庄户人家院子的一角已经悄悄地积起了许多橛桯。秋天，松鼠从核桃树上摘下许多核桃，分散地埋在自己窝附近预备过冬。庄户人每天干完地里的活，留一点儿时间刨一个或几个橛桯带回家以备冬用。橛桯堆成了山，庄户人的心也就有底了，热乎了。

爷爷柴堆里的橛桯永远不像别人家那么多，最多四五个，然而一冬天总有三四个备用。他几乎每天都去山坡或田埂刨橛桯，每次只刨一个。奶奶在世时，爷爷每次扛橛桯回来站

在门口一咳嗽，奶奶便会拿着小笤帚给爷爷拂尘扫土。爷爷捂着羊肚子手巾，我戴着火车头帽子，西北风卷着雪霰乱舞。有时候他会带我去村子背后的深林里，爷爷扛着锄头，揣着斧头，我拽着他的衣襟。我喜欢闻他棉衣和身体混合的气味。亲爷爷，我也亲爷爷的衣服。天太冷了，我便揣起双手小猪一样拱着爷爷的屁股走。爷爷吐着白气将一块不大的橛樵从坚硬的土里刨出来。遇到好天气，他还会砍松树。砍公家的树是犯法的，爷爷干得隐秘，提前掂摸好，伺机实施。砍下的松树做立柜、桌椅，或者给自己预备棺材板子。庄户人都这样，找师傅给自己和老婆钉棺材，完成后，亲戚大篮小篮地提肉、菜来庆贺。

橛樵是埋在土里的，人又是在土崖掏成的窑洞里过活。橛樵被放在土炉里慢慢地烧着，土炕保持不温不火的温度。燃烧的橛樵散发着浓浓的草木香味，油灯点在炕头，浓重的煤油味。炕脚放着奶奶的纺线车，窗外西北风在嘶鸣……用“争似满炉煨橛樵，慢腾腾地暖烘烘”来形容这寻常的冬夜再合适不过了。

在一个“暖煨橛樵闭柴扉”的时节，爷爷的一位旧友来了。他耳背，爷爷叫他聋子，是位垒土炉的高人。他坐在炕上，望着自己糊的炉膛里的橛樵火问爷爷：“怎么只你们爷俩，嫂子出远门了吗？”爷爷说：“你嫂子殁了。”沉默片刻后，聋子爷爷足足半个小时埋头长泣不止。夹在两个老男人的凄惶里，我感到橛樵火和草木香在那时凝固了。我们村里有一位与爷爷要好的老光棍，一脸麻子，脖子上长着橛樵疙瘩似的瘤子，村里人看不起他。冬夜，他经常来我家找爷爷说话，陈年往事，家长里短，菽麦桑麻，橛樵火映得他的脸越发黝

黑和凄怆了。麻子疙瘩爷爷晚年无依无靠，在他大哥死后的第二天，吞农药死在自己的土窑里。人们发现的时候，满炉的柶柶烧得正旺。到底是个有心眼儿的人，担心自己死后无人料理，选择了三十六计之上计。多年以后，偶尔读到钱钟书先生《王辛笛寄茶》里“何时柶柶炉边坐，共拨寒灰话却灰”的诗句，我竟在这些往事中唏嘘了好一阵子。

更多的时候，冬夜的土窑里只有我和爷爷两人。他靠着炕脚的墙壁一言不发地盯着窑里的某处（自奶奶仙逝后，他一直占据着奶奶生前的炕脚位置直到去世），我则趴在炕头读爸爸带回来的画报。爷爷年轻时在一场惊吓中落下了失眠的毛病，晚年严重到常常彻夜不眠。半夜醒来，借着柶柶火，我总能看到他熠熠的眼睛。他嘴里念念有词，也许在重温柶柶火前与奶奶在一起时的开心话吧。

爷爷一生不好酒事，想要喝酒，只得去姥爷家。姥爷年轻时伺候过大官，会吃会做。我去了，他杀鸡给我下酒。炉子里烧上柶柶，姥爷左一碟儿右一碟儿地把下酒菜摆在炕头的小桌上。姥姥拿出铜壶银盅，烫两壶三春液或玉堂春。不大一会儿，我便话多了，脸红了。姥爷定量，五巡过后，绝不再饮。酒喝罢，柶柶灰里煨的红薯、山药蛋也熟透了。

柶柶火旁听说书是最惬意的奢侈事，寻常人家极难得。

当然，不是所有的柶柶都火劲小、耐烧，比如松树根，越老油性越大，越老火性越烈，火旺烟浓，不宜在屋里烧，然而堆火炉却是上好的材料。每到年关，孩子们最愿意干的事就是肩扛锄头手持斧头刨松树根。好的树根往往生在最贫瘠的地方，夹在石缝里的松树根得动用锄、锹、钎、斧等家伙。松树柶柶木质坚硬，一斧下去，木屑四处飞溅，随之，一股

好闻的松香味扑鼻而来……

古墓深林多楸。清明给爷爷上坟，发现土崖裸露着许多楸。如今爷爷奶奶已团聚在黄土里多年了。每到冬夜，他们定会围着楸火谈天说地吧，还有那个聋子爷爷。麻子疙瘩爷爷肯定也常去，他的孤冢就在附近。爷爷大约还像生前一样，几乎每个冬日都去刨楸吧，而且只刨一个，不贪，不懈，清心，知足。

如今庄户人都住进了砖瓦房，砖砌的炉子不烧楸。烧楸不像那么回事儿。